

敦煌「五臺山讚歌」之 寫卷樣貌與應用研究

林仁昱*

摘要

在敦煌寫卷中有許多「五臺山讚歌」，透過以七言為主體的齊言可歌詩讚，反應了「五臺山」在唐五代時期，具有作為佛教勝地、信仰象徵的意義。關於此類讚歌的研究工作，自任半塘、饒宗頤、杜斗城等前輩學者積極針對歌辭校錄、考訂、註釋，已有相當豐碩的基礎，使後續從歌辭找尋線索，援引各種相關文獻，探討其與出家、朝聖、講經活動之關聯，甚至是其作為佛教文藝演出等相關的研究，亦相當可觀。然整合各篇「五臺山讚歌」並且確實回到寫卷，依據寫卷面貌（如寫卷類型、抄寫位置、聯抄文書等寫本「原生態」現象）進行具體探討，進而推究其應用情況與作用、意義的研究，卻仍有待推進。因此，本文所要呈現的就是進行這項探究工作的初步成果，即探討各種抄有各類「五臺山讚」，乃至於《五臺聖境讚》、《遊五臺讚文》的寫本，具體解析其面貌（包括寫卷類型、聯抄文獻），從而探究其收錄作具體應用的方式與意義，使得「五臺山」的實際作用與價值，得以更加明確。

關鍵詞：五臺山讚、五臺山讚頌歌曲、《遊五臺讚文》、《五臺聖境讚》、寫本原生態

*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Research on the Dunhuang “Mount Wutai Hymns” of the Manuscripts’ Appearance and Application

LIN Jenyu*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Mount Wutai Hymns (praise song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Through the seven-character poems, it refl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Mount Wutai” as a Buddhist resort and a symbol of faith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work on this kind of hymns, senior scholars such as Ren Ban-tang, Jao Tsung-I, and Du Dou-cheng have actively focused on the proofreading, textual research, and annotation of the lyrics, and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solid foundati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nkhood, pilgrimage, and lecture activities, and even its use as a Buddhist cultural performance, is also quite impressive. Then integrate the various “Praises of Wutai Mountain” and return to the writing volume, and conduct specific discussions based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writing volume (such as the type of writing volume, copying posi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original ecology” of manuscripts such as joint transcriptions), and then deduce its application and function.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its significance still needs to be advanced. Therefore, what this article wants to present i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ork, that is, to explore various manuscripts that contain various “Wutai Mountain Hymns,” and even *Wutai Holy Land Hymn* and *Tourism Mount Wutai Hymn* manuscripts, and analyze them in detail. Its appearance (including the types of writing volumes and joint copy documents), so as to explore the method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collection as a specific application, so that the actual function and value of “Wutai Mountain Hymns” can be more clearly defined.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Keywords: Mount Wutai Hymns, Mount Wutai Praise Songs, *Tourism Mount Wutai Hymn*, *Wutai Holy Land Hymn*, The “original ecology” of Manuscripts



一、前言

「五臺山」又稱作清涼山，是相傳文殊菩薩示現的道場，長久以來就充滿各種神聖化跡與相關傳說，也聚集了眾多的佛教寺院，成為吸引海內外僧俗遠來朝禮的聖地。因此，在敦煌文獻所抄錄的眾多佛教齊言可歌詩讚中，就至少包含了五種「五臺山讚歌」，包括三種題名為《五臺山讚》者，以及《五臺聖境讚》、《遊五臺讚文》。這些讚歌的內容，除了對於五臺山具體的景緻有所描繪，也示現了種種傳說中的神聖化跡，甚至成為唱述的重要情節，而可觀的寫本數量，自是可以顯現其流行傳唱的盛況，也反應了當時社會面貌、信仰文化與「朝臺」的風俗，因此自敦煌文獻發現以來，「五臺山讚歌」就受到學界相當注意，包括任半塘、饒宗頤、杜斗城等前輩學者，都曾針對「五臺山讚歌」進行仔細的校錄、考訂與註釋，使得敦煌「五臺山讚歌」的研究工作，從內容義理的闡發、表演的可能面貌、對照「五臺山圖」的內涵表現，乃至於衍伸的信仰觀念與文化風俗，都有相當可觀的成果，特別是探討其與出家、朝聖、講經活動之關聯，甚至是與其他文藝表現對照等方面的問題，更彰顯了「五臺山讚歌」的豐富內容與表現力。然而依賴校本進行研究與論述，固然可以迅速獲得若干研究成果，但因為抽離寫本樣貌，針對於具體應用表現等關鍵問題，往往會有隔靴搔癢之憾，甚至由於設想過度，產生偏離事實的結果。所以，確實回到寫卷，依據寫卷類型、抄寫位置、聯抄文書等寫本「原生態」的現象進行具體探討，進而推究其應用情況與作用、意義的研究，也就成為相當重要的工作。而本文也就基於這樣的認知，將針對首句分別為「梁漢禪師出世間」、「道場屈請暫時間」、「文殊菩薩五臺山」等三種《五臺山讚》，以及《五臺聖境讚》、《遊五臺讚文》進行逐項逐卷的考察與分析，具體探究其被抄寫在寫卷上的面貌與意義，進而推究其應用的可能性與流傳的價值。而在敦煌寫卷中，尚有《五臺山曲子》因屬於曲子辭類型，於應用上需要更多具足的條件，又《禮五臺山詩》因其屬性與本文所論述的佛教讚歌不同，因此並未列入本文的討論範疇。

二、「梁漢禪師出世間」的寫卷樣貌與應用

在 S.0370、P.2483、P.3645 等卷，有題名「五臺山讚文」，其首句為「梁漢禪師出世間」的讚歌，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將之列為「五臺山讚」之丙類¹。此篇依據 S.0370 可見和聲「彌陀佛」與「各念恆沙佛」交替出現，依據 P.2483 則可見末尾以複疊的「各念彌陀佛」和送，可見其與彌陀淨土相關法事的關聯，透過對於現世淨土五臺山的讚頌，比類西方淨土。而全篇結構似透過涼(梁)漢禪師(法照)朝禮五臺山的歷程為軸，並非依照朝禮的順序逐「臺」推進、描寫，甚至出現連續鋪排的狀況，如：「東臺香煙常不絕，西臺解脫亦如然，南臺腳下金剛水，北臺毒龍常聽法。雷風閃電隱山川，不敢與人為患害。盡是龍神集善緣。」及「東臺維摩方丈室，西臺演法證須臾，南臺妙藥金剛水，中臺香氣滿街衢，北臺神龍常聽法，如來方便將安居，各各漸藏令般伏，非時不敢理虛空。」筆者曾從文意布局分析，指出全讚大致可分為三大段落，首先說明梁漢禪師朝禮五臺山的因緣；接著展現五臺山的殊勝化蹟；其後導入朝禮文殊菩薩，得菩薩傳授念佛法門的經過²。然此篇抄寫的因緣與應用的情形，則必須透過寫本面貌的考察，尋求明確、合理的解釋：

(一) S.0370 為長卷軸裝殘卷，卷首殘破，故此卷首篇讚歌前殘，但可見為每四句即以「西方」二字於套句首的讚歌，此即是七言四句式聯章讚歌，其內容即同於 P.3216、P.2483 等卷「阿彌陀讚文」讚歌組的第五段，內容主要排比西方淨土各項殊勝美好，引導觀想淨土的景觀與事物情境。其後接首句冠以「淨土」(如：「淨土行行近」)之五言八句式聯章讚歌，此即前述「阿彌陀讚文」讚歌組的第六段，再轉接首句為「法船一去無來日」讚歌，亦即「阿彌陀讚文」讚歌組的第七段，故可知前殘破的部分即是「阿彌陀讚文」讚歌組。而於此讚歌組後接《同會往極樂讚》有明確題名，且透過複疊標註的方式，顯示以「同會相將向極樂」作為和聲。而這種以「阿彌陀讚文」讚歌組接《同會往極樂讚》的模式，也同樣出現在 Dx.883，只是 Dx.883 題名為「往生極樂讚」，且 S.0370 與 Dx.883 其

¹ 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41-59。

²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收入《法藏文庫》第 89 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3年)，頁 187-188。

後所接不同，前者即為此篇《五臺山讚》而後者則接《寶鳥讚》和《蘭若空讚》，又此 2 卷所存尚短，無法證明是否可成特定模式，然長久以來卻隨著「阿彌陀讚文」讚歌組運用的問題，常為學界所關注³。而本卷《五臺山讚》首題獨書一行，讚歌辭文書寫工整、斷句清晰，可見為七言聯章體讚歌，每四句為一章換韻一次，首句下注和聲「彌陀佛」，第二句下注「各念恆沙佛」，標示交替出現的和聲（後面諸句即未再標示），但本卷下斷缺，最後一行僅存文字右半邊，可以識別至「□臺說法證須臾」句。

（二）P.2483 為長卷軸裝歌曲叢抄卷，字跡工整，依循界欄書寫。然《伯希和劫經錄》僅著錄其中的六篇文獻名稱，即《歸極樂去讚》、《往生極樂讚》、《五臺山讚》、《寶鳥讚》、《雜文印沙佛文》（如：臨壙文等）、《大乘淨土讚》一本⁴，塚本善隆《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認為此卷與法照的「五會法事」諸讚有所關聯，並以其雜抄多種應用文書，顯示具有應用於社會的性質，且針對本卷《歸極樂去讚》、《五臺山讚》、《寶鳴（鳥）讚》、《印沙佛文》、《臨壙文》、《大乘淨土讚》等七篇讚歌或應用文書作敘錄說明⁵。然而，本卷尚有《蘭若讚》、不著讚名計七篇（即「阿彌陀讚文」讚歌組）、《太子五更轉》等文書，雖未列在上述的敘錄與研究之中，卻也顯示本卷作為歌曲叢抄與應用文書聯抄的實用性，特別是本卷有部分讚歌的收錄與書寫順序，幾乎與 S.0370、P.3216 及 Dx.0883 等寫卷相同，因此，實際運用是否雷同？讚歌之間的關聯性如何？更是特別引起注意⁶。特別是本卷有兩篇接連抄寫的「五臺山讚」，分別屬於杜斗城分類的丙類與丁類，而本篇（丙類）在前，緊接於《往生極樂讚》（即 S.0370 稱為《同會往極樂讚》）之後，且於該讚後緊接題名「五臺山讚文」，而這樣的聯繫方式，與 S.0370、龍谷大學藏本相同，可見兩讚相聯抄錄上應有特別的考量，甚至是一種常見之例，其意義可由號召「同會相將往極樂」強化往生淨土的決心，但

³ 林仁昱《敦煌佛教讚歌寫本之「原生態」與應用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1年），頁 285-317。

⁴ 王重民編《伯希和劫經錄》，收入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 265。

⁵ [日]塚本善隆《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頁 207。

⁶ 林仁昱《敦煌佛教讚歌寫本之「原生態」與應用研究》，頁 296-308 探討「阿彌陀讚文」讚歌組；頁 256-265 探討《大乘淨土讚》時均曾論及學界歷來關注 P.2483 之內涵與應用的相關討論。

透過現世淨土五臺山的連結，成為易行的初階，而梁漢禪師前來巡禮，即是循此之階而來，於是五臺山種種殊勝見聞，成為往生淨土的預想之境，而本卷之末有複疊的「各念彌陀佛」作為和送，更將此從五臺上極樂的意旨，清晰落實在全篇收束之處，所以，此卷雖然於各句末尾，未如 S.0370 注明和聲「彌陀佛」及「各念恆沙佛」，但是其藉由「現世淨土」五臺山來對應極樂世界，強調往生彌陀佛國實為終極目標的意義，仍是清楚明白的。而本卷後半部，不僅尚有《寶鳥讚》、《太子五更讚》、《大乘淨土讚》等篇，強化現世修道與往生淨土相聯繫的意旨，更有對應喪事或祭禮的《臨壙文》等應用文書，其對應社會大眾的具體備用關係，就更加明確，特別是在不同場合，將備用組合的讚歌擇取或聯繫運用，以達到「觀機設教」的效益，更是如此連抄在實際應用上的重要考慮因素。

(三) P.3645 為長卷軸，抄寫多篇讚歌與應用文書，正面為《前漢劉家太子傳》、《季布詩詠》、《佛母讚文》、《金剛經讚文》、《尊者大迦葉詩》、《神贈神龜詩》、不知名詩讚、《請賓頭盧疏》二通；背面則為《薩埵太子讚》、《大乘淨土讚》、《金剛五禮文》、《佛母讚》、《五臺山讚文》、《無相禮（讚）》、《散花梵文》等。本卷正面前半有界欄，後半從《金剛經讚文》即由卷末往回抄寫，無界欄，與前半上下顛倒，中間依卷紙多有空白未書之處，可見是不同時間抄寫本黏貼而成；背面無界欄，諸篇讚歌接連抄寫，中間並無空白，而《薩埵太子讚》（實為它卷之《悉達太子讚》或《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第一段韻文部份）、《大乘淨土讚》及《五臺山讚文》恰好均於卷紙開頭，其餘諸讚禮懺皆未換行緊密接抄，故推測應是原正面各種讚歌、禮文抄紙黏貼後，空白背面接連書寫，具有相當清晰的隨機性與備用價值。而本讚接於《佛母讚》之後，讚首題「五臺山讚文」，其下未換行直接抄寫讚歌辭文，且各句間常見連續抄寫，未有空字區隔，杜斗城以此卷作為校對刊錄的底本，然此本與 P.2483 皆可謂首尾皆完，但其中相異之處甚多，小者用辭有別，大如此本未見 P.2483 夾有一處五言四句，亦未見末尾複疊「各念彌陀佛」作為和送，可見在流傳應用上有所變異，或採用不同的表現模式，而此本於本篇抄竟後，未換行以「ㄣ」符號區隔後，直接書寫「南無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轉入《無相禮（讚）》，更可見隨機備用的抄寫因緣。然而雖無法由此理出搭配運用的可行性，但是隨機聯抄的現象，尚足以說明以示現朝禮「現世淨土」的《五臺山讚》和前後讚歌或禮懺文，在如是寺院中皆有備用上的意義，能得知其認同

或闡發的義理、修行方式，從無常（如：《佛母讚》）到無相，從讚歎模範（如：本篇的梁漢禪師）到揭示聖地、淨土，皆可能是「觀機設教」所關注採用的方向，而本篇透過梁漢禪師朝禮歷程讚頌五臺山，更如同卷面聯抄的《薩埵太子讚》、《佛母讚》，都是設入具體的故事化展現，更可以施展於各種適應大眾的法事，既可強化義理宣說，也能在具體聲情表現上，可以有更豐富的發揮。

三、「道場屈請暫時間」的寫卷樣貌與應用

就敦煌各類「五臺山讚」的寫本數量來看，首句為「道場屈請暫時間」者，可以說是最為豐富，總共多達 19 個寫本，可見其流傳應用之廣。此篇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將之列為「五臺山讚」之甲類⁷。本篇可依據韻腳與和聲的運用情形，得知每四句為一段落（分章），然而和聲卻有自首章首句前開始，於每章之間注「佛子」，與每章之間注「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兩種類型。筆者曾解析其內容，指出其主要在示現「五臺山」的自然、人文景觀與各種神聖化蹟，但分章之間並沒有明確的聯繫（如：透過朝禮者的足跡），而每個分章針對特定對象描寫的方式，確實可以營造出「片段的完整性」，使每個分章像一枚幻燈單片般示現聖跡，產生聚焦的效果⁸。對應著首章開頭的話語：「道場屈請暫時間，至心聽讚五臺山」，更像是法師在法會或宣講的開場白⁹，號召大眾來「聽讚」以示現五臺山各種化境與實景的殊勝之處，這是讚歌可以作為「講唱文藝」表現，也可能被吸納成為講經文或變文的韻文演唱部分。不過，此篇實際的應用狀況為何？仍須逐卷進行抄寫面貌的分析與探討：

（一）S.1453V 為長卷軸，正面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首殘尾完，殘破處尚可辨識為全經開始之處（一時佛在舍衛國），未見首題，可見尾題。背面雜寫，有二通社司轉帖，其一有題寫「光啟二年丙午歲」故可知年代為唐僖宗時（886）。另紙書寫《五臺山讚》開頭二行：「佛子道場屈請暫時間，至心聽讚五臺（山），獨（毒）龍有（雨）降為大海，文殊鎮壓不能（以下未抄）」前後均空白，未見其他文書，可推知此應為隨機而抄。

⁷ 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頁 2-41。

⁸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190。

⁹ 林韻柔〈移動的聖山：中日五臺山信仰的跨域交流〉，《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1 卷第 2 期（總第 22 期），2014 年 12 月，頁 121，直接指稱甲類《五臺山讚》為「道場講演」的底本。

(二) S.4039 為二紙黏成單張兩面抄，正面卷首題「十空讚一本」，其下空一字即開始書寫讚歌辭文，無尾題。《十空讚》抄竟之後，未換行，即題「五臺山讚一本」，換行僅書寫「道場屈請暫時間，志」即止，可能是抄者發現「至」寫成「志」，換行再重新書寫讚歌辭文，此次無錯別字即續抄下去，抄至「五百个毒龍心暫堆佛子」後，換面書「東臺（空一字下有〈記號〉）最清高」（空一字與記號處，據他卷有「艷艷」、「岌岌」或「炎炎」），其後續抄讚歌辭文 15 行，抄至「大州□□不信有文殊」後未續抄，該紙後半留下空白。故推測此卷是習抄二讚備用。而此《五臺山讚》自首章第四句末尾（文殊進押不能返（翻）起，每章第四句末尾，均以小字注有和聲「佛子」。

(三) S.4429 為單張單讚，全張恰完整抄錄此篇《五臺山讚》，另一面有界欄，抄寫《光讚經》，推測是截斷原本抄經紙，專寫《五臺山讚》。此本卷首未題讚名，直接書寫讚歌辭文，分章之間有套語「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採逐章夾寫的方式，佛子縮小字體，但「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未縮小字體，意謂演唱和送聲的方式，可能採取重複每章尾句旋律，再唱「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末無尾題，但另外雜寫「卷第一三」、「大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一」、「不□月第四長勝利」、「戊辰年六月四日蓮寺僧應祥啟得智滿智傳（悟？）經（住？）持」，故推測此卷專寫此讚，可能與諸僧誦經祈願的行儀運用有關。

(四) S.5456 冊子本，有界欄，前後皆落頁，所存首頁首行書寫「惟願善神權護，無聞憂苦」並祈求福壽長樂，先亡父母得「目睹蓮宮」等願，第 5 行空 2 字後，題寫「啟請文」，其下並有「弟子某甲等合道場人同發勝心，皈依啟請」等語，此後啟請東、南、西、北、上、下各方諸佛菩薩賢聖等，以懺悔發願、敬禮常住三寶，故於《敦煌寶藏》著錄為「啟請文」¹⁰，《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註錄為「文樣（啟請文等）」¹¹，至所存第 11 頁最後 3 行，方見首題「五臺山讚文」，空一字始書讚歌辭文，延寫至次頁，最末一行文字僅存右半邊三分之一左右，故僅開頭「東望海水如□」可辨，其後斷失難辨，末次行則可見為「東臺岌岌最清高，巡力（禮）四方莫斯（辭）勞」句，故可知此篇為聯抄於

¹⁰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第 42 冊，頁 647。

¹¹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7 冊，頁 107。

啟請文樣後，亦作為備用，若於啟請相關法事之後演唱，可收「觀機設教」宣揚五臺聖境之效。本卷此讚和聲為「佛子」，縮小字體逐章附註。

(五) S.5473 冊子本，僅存 4 頁，首頁為《佛母讚》，有題名「佛母讚一本」，書寫讚歌辭文每行二句至「魂堆（捶）自撲（撲）落棺前」，第二面續書辭文，自「天衣寶鏡自撲碎」至「猶若嬰孩憶母時」後缺頁，第三面前缺頁，存《五臺山讚》未見題名，自「燈，聖燈焰焰向前行」句間未有空格或換行，採直接書寫的方式，至「恰似雲中化出來」，第四面自「西臺險峻甚嵯峨」抄至「走到南臺北澤裏，畫出地獄」，後缺頁。兩讚筆跡相同，但抄寫方式不同，推測是未必同時抄寫的集抄備用本。

(六) S.5487 為窄幅長卷軸，卷首題「悉達太子讚一本」，此篇實與 S.3711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之第一段韻文部分相同，有尾題。本《五臺山讚》接於《悉達太子讚》之後，首尾均未見題名，和聲為「佛子」，冠於首章首句之前及各章之間。此卷最末一行恰好抄完此讚，似有書寫抄者名，但潦草難辨，之後空 2 字，寫「一更初太子欲發」後斷，此即為 P.2483 首題「太子五更轉」之第一句，可見本卷於《五臺山讚》前後，均是與宣說太子修道故事的歌曲有關，故可推知此《五臺山讚》可作為宣唱應用的屬性。此卷背面另有雜寫「丙午年二」等字，應與正面各讚之運用無關。

(七) S.5573 為冊子本，為眾多應用文書叢抄本，第 1 頁雜寫若干文字，如：「五臺山讚 佛子 道場屈請暫時間」三次，第 2 頁首題「五臺山讚」，並開始正式抄寫讚歌辭文，和聲為「佛子」，注於首章首句之前及每章之間，此篇延抄至第 8 頁第 3 行結束，無尾題，第 4 行首題「十恩德」，然此《十恩德讚》僅抄「第一懷耽」半句之後，即轉題「亡齋(齋)文一道」，始轉抄此應用文樣，此後尚可見《洪種（鐘）振（震）香（響）覺羣名（迷）詩》¹²、《印沙佛文》、《亡齋文一道並小序》、《社齋文》、《佛堂內開光明文》、《臨墳文》等應用文書，全冊總計 30 頁，可視為道場面對世俗各項法事隨機抄寫應用集冊，也可以說明此《五臺山讚》作為各種法事「觀機設教」的備用文本。

(八) P.3563 為單張僅存單篇讚，前殘，故未見首題，殘存首行有文字「聽

¹²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8 冊，頁 55，即著錄此名稱。

讚五臺山 毒龍」可知正為此讚首章辭文，次行殘存小字註明和聲「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後，以正常字書寫本辭「大州東北五臺山」，此後各章之間以小字標和聲「佛子」（有部分漏標），故推測標示「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與僅標示「佛子」，可能是抄錄詳略之別，也可能意謂於實際演唱時，可視情況擇選詳略模式進行唱述。本卷中間亦有破損，失落若干辭文，自「師子一吼三千界」之後始完整，而本卷末尾恰抄竟本讚，未再聯抄他文，故可推測為《五臺山讚》的單張應用卷，可方便流傳與隨時備唱。

(九) P.3843 為冊子本，有界欄，所存首頁字跡潦草且墨色淡，多超出界欄外書寫，有「置淨壇於荒郊，請真身於寒秋」等語，《伯希和劫經錄》著錄為「禮佛文」¹³，《敦煌寶藏》則著錄為「願文」¹⁴，延抄至第 5 頁，可辨文字多有除魔邪教，解身心迷渴之願，末尾則發「金辰面席，炎氣西流，金風搖寶樹」等秋日感嘆，可見其運用的時節。第 6 頁起始抄《五臺山讚》，頁首空 1 行，第 2 行先題「五臺」，第 3 行則為首題「五臺山讚文卷」，第 4 行起始抄讚歌辭文，循界欄內而抄，筆跡清晰與前面諸頁，顯然不同，全讚僅抄至「新羅王子泛舟來，不思白骨」，之後留空頁未抄，和聲「佛子」自首章首句前開始，注於每章之間。故推測此為習寫備用冊，《五臺山讚》與其前諸頁所抄文書，除非有隨機緣而設教宣說之用，未必有同時採用的關係。

(十) P.4560 為窄長幅冊子本，每頁僅書 3 行，所存首頁之第 2 行，書有「五更巡，眾生不報諸佛恩」語，故可知為殘斷之「五更轉」歌辭。第 2 頁第 2 行題寫「孝順樂讚一本」，換行書寫《孝順樂讚》讚歌辭文，唱述母親十恩德，倡導孝順阿耶孃的觀念，延抄至第 12 頁第 2 行始抄《五臺山讚》，未有首題即書讚歌辭文，本讚僅存至「娑伽羅龍王宮裡坐，小」，斷缺部份可接於 P.4647，和聲「佛子」自首章首句前開始，注於每章之間。冊子形製、字跡皆相同，當為同一冊子分為兩號。

(十一) P.4647 窄長幅冊子本，每頁僅書 3 行，存首頁可與 P.4560 相接，故自首行即為本讚「龍護法助風來」延抄至第 6 頁恰好完竟，第 7 頁起列舉「一不煞生，二不偷道（盜）」等八項勸誡文字，有戒花塗身、不上高廣大床，可知為

¹³ 王重民編《伯希和劫經錄》，頁 301。

¹⁴ 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 131 冊，頁 275。

八關齋戒條，第 8 頁首行於「廣大床」3 字下，再接《悉達太子踰城念佛讚》題名，隨即接寫讚歌辭文，但至此頁竟，斷缺，故僅可見 2 行，自「扶杖挾身難」止。而總結本冊與 P.4560 相接，可見為讚歌叢抄冊，以少見的長窄幅冊裝，可能具有特殊攜帶方式與應用的考量。

(十二) P.4608 為二紙黏貼卷，正面首為《難巷齋文》，此如全篇末所言，屬於引領大眾一切普誦的社齋文，並題有時間及因緣「維時大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九月五日立契赤心鄉百」，其後另紙首題「十空讚」，換行即書寫《十空讚》讚歌辭文，至卷末倒數第 2 行題「南宗讚」，末行書寫《南宗讚》首段：「一更長如來智惠（慧）心中藏，不知自身本是佛，無明障蔽」後斷。背面即書寫本讚，於書寫《十空讚》與《南宗讚》紙背面，僅見自「南劫靈應寺，靈應寺裏聖金剛，一萬菩薩聲讚嘆，聖鐘不擊自然鳴」始抄，至「大聖化作老人身」後殘斷，猶可見次行殘存，和聲「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及本辭「五色雲」，此和聲亦書寫於各章之間。而《難巷齋文》的背面，則書一行字「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廿五余時」其餘空白。推測此卷於齋會所用，備存《十空讚》、《南宗讚》及《五臺山讚》作會場設教之用。

(十三) P.4625 為四紙黏貼之《五臺山讚》專卷，首題「五臺山讚」，首段稍殘，題名下即書寫讚歌辭文，自第 3 行可見和聲為：「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此後寫於每章之間。本讚恰書寫至卷末，未有其他文書，故可視為專卷，易於流傳與臨時取用。

(十四) P.4645 為多片長卷軸殘紙，正面可見書寫《因緣心論頌》及《因緣心論釋》等文書，背面書寫本讚，殘破，從「寶電（殿）行郎（廊）」、「願成」、「飛鷹走」、「化出地獄」、「不可倫，大聖化作老人身」、「色雲，五色雲中化金」、「橋上過，無緣佛子業風」等殘斷文字與和聲「佛子」，判斷為本篇。

(十五) Dx.0278 正面為上沿殘破《佛說佛名經卷第七》，背面則聯抄多篇讚歌曲子，首行可見〈樂住山〉之最末句「未得成佛不歸還 樂住山」，接著依序為〈長安詞〉、〈好住孃〉及對應〈樂住山〉等篇的總題「入山讚文」，然後就是《五臺山讚》僅存至「西臺還見級抓（給孤）國，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此卷為泛出家讚與「入山讚文」聯抄組聯繫《五臺山讚》的現象，在 BD.06318、P.4597、S.6631 等卷亦有類似的情形，具有揭示入山修道的目標（如：五臺山寺

院)，再透過〈好住娘〉以安定內心牽掛，以〈樂住山〉、〈入山讚之一〉堅定信念，施於各項寺院課誦、法事，應具有穩定修道之心的作用。

(十六) Dx.1009 為冊子本，存首頁首行寫「主奉為病患因緣之福惠也」，此文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著錄為「祈禱文」，第 3 頁有「雍雍婦德將□境」等語，則著錄為「釋門文範」，第 4 頁第 2 行始抄《佛說續命經》其中包含「十願」讚歌，第 6 頁第 5 行始抄《佛說八陽神咒經》內容亦具有讓眾生離苦得樂、消災續命之義，第 8 頁到第 9 頁間應該是有缺頁，故兩邊文字無以銜接，第 9 頁首行書「即司一千僧，遶卻四山林」後文具敘事性，故《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著錄為「變文」，考其內容應是觀音靈驗故事，末尾下沿殘，卻有題記「己亥季三月廿八金光明寺僧(下缺)、隆興寺僧(下缺)」及「己亥季二月廿八龍嵒(下缺)」，第 12 頁首行書「僧惠深書手記師父(下缺)」，第二行書「律，靈嵒寺僧惠深供養(下缺)」可知抄寫僧人的法號與身分，第 3 行題「五臺山讚文」，第 4 行起書寫讚歌辭文，每章之間標寫和聲「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子」，延抄至第 14 頁末行，書「聖燈炎炎向前行，照了靈山」後斷缺。此冊主要是寺院應用文書與祈願用經書集抄，《五臺山讚》收於其中，顯示其可於諸多消災祈願法事或通俗活動中，作為「觀機設教」的唱述文本。

(十七) Dx.2333A 為冊子本殘頁，僅存本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編排殘頁次序，實與讚歌辭文內容有異，如第 4 片內容實為開頭，本應是第 1 片(即第 1-2 頁)，第 5-7 片實為第 2-4 片(第 3-7 頁)，而第 1 片僅見四行，首行見「聖金光(剛)，一万」，末行見「佛子，佛光寺裏」故可見所存讚歌辭文位置，故本應是第 5 片(第 8 頁)，第 2-3 片則本為第 6-7 片(第 9-11 頁)，第 7 片抄至「(上殘破)峻甚嵯峨，一万」後缺，從殘片中上可見和聲「佛子」標註於各章之間。此冊子本殘片，未見抄寫其他文書，但若作為《五臺山讚》專冊則與一般冊子本通常抄寫多讚，甚至包容多種應用文書的狀況不同，但不能排除如此可能性，以利攜帶、流傳與應用。

(十八) BD.04535V (B.1912、岡 035) 為長卷軸，正面為《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九》(〈善生王品第二十一〉至〈長者子流水品第二十五〉)，背面即抄寫《五臺山讚》首尾完整，首 2 行有讚文雜寫，《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

館藏目錄卷》推測本文抄錯廢棄，再從頭抄起¹⁵。故可視為經卷再利用，而以《五臺山讚》作為習抄或備用的主體。

(十九) BD.06318 (B.8325、鹹 018) 長卷軸裝，首殘尾完，卷首可見為《七階佛名經》，後接四篇讚歌，依序為《五臺山讚文》、《辭娘讚文》、《辭道場讚》、《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其中《五臺山讚文》全讚尚稱完整，自首章首句開始處，就標示和聲為「佛子」，其後各章間接如此標示。而《五臺山讚文》與二篇關係入山修道的讚歌相聯，本與 Dx.0278、P.4597、S.6631 等卷類似，再接上說禪（南宗）的讚歌，正呼應入山修道的旨意與目標。

由於此類《五臺山讚》寫本較多，故總結如此現象，首先，可發現此篇常見於冊子本，這是他篇所難以見得的特殊狀況，也顯見其被抄寫備用的機緣較多，具有普及運用的性質；其次，又常見單張紙形式，或與 1-2 篇讚歌作少量聯抄，也有單篇抄於單張上，如此都有容易攜帶、隨機可用的方便性；其三，特別是經常與許多寺院應用文書，特別是面對世俗活動的行儀文範聯抄，更可理解其作為「觀機設教」的重要文本價值。其四，此類亦多有未抄竟者，可能為僧人習寫未竟，也可能作為應用提詞，故不需全讚書寫，而作為齊言詩讚體，在應用上也可能僅作部分取唱；其五，此類亦經常與淨土讚歌、出家讚歌（如：辭孃讚）、孝道讚歌（如：十恩德、孝順樂）聯抄，除對應上數各類讚歌的意旨，符合彰顯「現世淨土」強調安住修行之效，亦能顯現具有普及應用、多方搭配的表現特色與可能效益，尤其是能聯繫、強化讚歌之間的精神意義與作用。

四、「文殊菩薩五臺山」的寫卷樣貌與應用

在 P.2483 有另一篇《五臺山讚》以「文殊菩薩五臺山」為首句者，緊接在以「梁漢禪師出世間」為首句者之後，此篇又可見於 P.4597，而該卷亦另有《遊五臺讚文》，只是抄寫位置較遠，並未緊臨。而抄有此篇的兩卷，均是抄有眾多讚歌的叢抄卷，恰巧都有兩種五臺山讚歌抄錄其上，可以顯現讚詠「現世淨土」五臺山的意義甚為重要。而此篇在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將之列為「五臺

¹⁵ 方廣錫、李際寧、黃霞《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第 3 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679。

山讚」之丁類¹⁶，但杜書僅取 P.2483 作為底本，未指出 P.4597 所寫者，故無有校錄與相關討論，但關於 P.2483 則有言：「丁類《五臺山讚》與其他各類差異甚大，且獨自一種，故無他卷相較。」而筆者在《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時，已將 P.4597 列入討論¹⁷，高田時雄〈丁類《五臺山讚》小注〉更增益 Dx.778，並進行考訂論述，特別是針對此篇所唱述的眾多寺院資料進行考訂，推斷此讚撰寫年代，應是在西元 699 年到 767 年之間。¹⁸所以，如今探求「丁類五臺山讚」的寫本面貌與應用，實宜就三寫本考察論述：

(一) P.2483 為長卷軸裝歌曲叢抄卷，相關敘錄已見前文，本讚緊接於另一篇「五臺山讚」（梁漢禪師出世間）之後，兩篇之間即於前篇複疊和送聲「各念彌陀佛」下，空 1 字後緊題寫「五臺山讚并序」，但不見其序，於次行開始書寫讚文，故推測起始數句：

文殊菩薩五臺山，遍化神通在世間，或現大身遍世界，或現小身雜微塵，
祇為無明裏（禮）聖佛，不學（覺）悽〔悽〕曠野田¹⁹。

雖為七言詩讚體，但就文義而言，或有可能就是此讚之序，但尚無充分證據，不過以此總說文殊菩薩以種種方便形象化現神通，正是為了拯救眾生於世間無明的迷障，而具體化跡之處正是五臺山的意義是明確的，故其後自「吾（維）摩寺〔上〕望清涼，佛光寺裏散香花（花香）」開始進入具體稱頌，鋪述五臺山種種現象，雖是在現實世間，卻充滿種種殊勝之事，如「臨池百鳥皆稱佛，虎狼獅子念彌陀」，正似極樂世界種種因阿彌陀佛法音宣流變化所作之鳥，得於晝夜六時出和雅音的情境。而本讚末尾亦標題名「五臺山讚一本」，換行即接《寶鳴（鳥）讚》，其字體顯然較大，可能與《五臺山讚》非同時同人所抄，若此卷僅作為隨機叢抄備用本，則如此現象只能算是隨機的一種可能性，於具體應用的意義而言，只是一種提供選擇的讚歌彙整。但如同前文所言，五臺山作為「現世淨土」的概念，且指出百鳥、虎狼、獅子皆念佛的神聖化跡之地，後接以「寶鳥臨空讚佛會」強化極樂淨土的音聲情境，且收入《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的《寶鳴（鳥）

¹⁶ 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頁 76-81。

¹⁷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194。

¹⁸ 〔日〕高田時雄〈丁類《五臺山讚》小注〉，《涅瓦河邊談敦煌》（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2 年），頁 114-115。

¹⁹ 『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

讚》，其作為從現世對應到極樂世界的淨土連結，也就顯而易見了。特別是此篇在示現各「臺」勝跡之後，末尾接連有六句，透過句首的「或」字，排比菩薩神通變化的現象：

……菩薩或然現兩足，或現虛空遍世間，或時化作九色鹿，或即化作奔蛇身。或然變現虛空坐，或則化作老人來……。²⁰

恰巧與《寶鳴（鳥）讚》透過「或說」冠於句首，以接連八句排比寶鳥轉釋各種殊勝妙理的方式相似：

……或說五根七覺分，或說八聖慈悲門，或說他方雜惡道，或說地獄對人天，或說般若波羅蜜，或說定慧入深禪，或說長時修苦行，或說無上菩提因……。²¹

於是，這兩讚相聯抄的現象，或有可能來自一種運用上的類似技巧連用，雖未必能以此證明某種接連運用上的方便性，甚至是具有搭配運用的儀式價值，但可以確定在這狀似隨機，卻又有現世與極樂淨土的連結對應之外，還可顯現聯抄時另外一種歸類的考量。

（二）P.4597 長卷軸裝，歌曲叢抄卷，其所抄的讚歌數量多，如同《伯希和劫經錄》著錄為「釋子歌唱讚文集本」後，尚以小字注：「所收甚多，幾可與法照念佛誦經觀行儀相等。背有雜字若干²²。」正顯示其收錄讚歌的特色，但相較於法照「誦經觀行儀」者，此卷未有明確編輯因由之說明，亦未見在題名或歌辭處標註指出特定施用之場合，從表面上來看仍是讚歌的隨機性抄寫，故依照明確的證據論之，仍應歸屬於叢抄卷，不能算是刻意編輯運用的歌曲集。而此卷首見題寫「和菩薩戒文 惠水文一本」，故於《和菩薩戒文》後鋪寫諸讚，依序有《西方樂讚文》、《散華樂讚文》、《般舟梵讚文》、《香湯讚文》，即包含淨土讚歌與道場法事散花、香湯灑淨等儀式讚歌，故從內容與作用的角度來看，於《伯希和劫經錄》以小字注其相等於法照「誦經觀行儀」者，自屬合理。而由《散華樂讚文》、《般舟梵讚文》、《香湯讚文》等篇以下，有多篇安排次序與 S.6631 幾乎相同的

²⁰ 『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

²¹ 『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

²² 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 304。

狀況，故筆者曾就名目、內容與組織關係，推測可能呼應著出家儀節核心的讚歌群組，而同屬讚頌五臺山的《遊五臺讚文》，恰於此 2 卷均於《辭父母出家讚文》之前，應有特別的安排考量，故於後文論述之。此處則注意本篇《五臺山讚》抄錄的位置與相關應用的意義，則可見其抄於此卷後半段，也就是不見於 S.6631，無法相對照的部分，而直接關照本卷抄錄狀況，本篇乃接於《金剛五禮文》之後，讚前亦題「五臺山贊并序」，但如 P.2483 仍未另見序文，其緣由或已如前文所辨析，而此卷本篇讚末題「五臺山讚一本」後，換行題寫「寅招（朝）禮」。故值得注意本讚前後皆與禮懺文相接，但並非具有完整的禮懺體制，是為方便運用的禮懺文，如此《金剛五禮文》僅排列六段「一心敬禮」辭，分別禮敬「釋迦牟尼佛」與「甚深法藏」各三段，皆有不同的禮敬稱揚辭。而《寅招（朝）禮》則先排比敬禮諸佛名字（如：釋迦牟尼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後皆套入敬禮「盡空法界 無量諸佛」，再敬禮「十二部尊經 甚深法藏」、「諸大菩薩摩訶薩」等後，行五悔（至心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發願）後題「小寅招（朝）禮一本」後，空約 2 字即書「九想觀詩」。因此，抄寫於本篇《五臺山讚》前後的禮懺文，皆作為日常簡便備用，其施行的時機與地位，如同本卷所抄錄的其他各類讚歌，具有隨機取用的意義。換句話說，此卷前半有幾乎等同於 S.6631，而以《辭父母出家讚文》為出家儀節核心的讚歌群組，其中有若干讚歌或禮敬行儀的運用，是可以透過此卷後半這些備用的讚歌與禮懺文，適時機抽換原讚歌（如：《遊五臺讚文》與本篇《五臺山讚文》或可換用），或者添入運用以強化實際應用的效果，這也顯示如此卷作為長卷軸裝叢抄卷，得以容納讚歌、禮懺文書如此豐富數量的實用性。

（三）Dx.0778 為兩張紙相黏的殘卷，首殘尾斷，僅可見此篇《五臺山讚》，故無法判定是否僅抄此讚流傳，抑或是叢抄集之殘片。而卷首只可見得「明裏（禮）聖佛，不學（覺）悽悽曠野田。吾（維）摩寺上望清涼，佛光寺裏散花香」1 行字，但有幾個字右半殘斷，尚可辨。首張紙上沿破損，紙末抄至「南臺」段之「處，眾（生）到見不來過」止，次張紙上沿斷失，首行僅存「西臺」段的「震雷風，嶺嶺繫林皆到（倒）掛」，殘存五行，末行僅剩「栖樹居金谷口」，紙末尚有字跡，斷裂部份太大，已無法辨識。高田時雄認為此本「書法較佳，誤字亦少，但殘破

不全，甚為可惜²³。」

五、《五臺山聖境讚》的寫卷樣貌與應用

在 S.4504V、P.4617、P.4641 等卷，有題作「五臺山聖境讚」的讚歌，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將之列為「五臺山讚」之乙類²⁴，本篇最大的特色是區分段落與另設分段標題，羅振玉、蔣斧輯《敦煌石室遺書》曾依據 P.4613 載錄十二個段落（包括此卷後接的《大乘淨土讚》），蔣斧於此讚校本後作跋語，指出北宋人張商英所著《續清涼傳》卷上之末，所收錄的〈清涼山賦并詩〉²⁵有東臺、西臺二首與此本正同，因此認定是張商英取玄本舊讚「改削之」，並非張氏「盡自撰」而成²⁶。這「取玄本舊讚」事，乃緣於 S.4504V 和 P.4617 分別題有「金臺釋子玄本述」²⁷。然而，卷上特別題作「述」，可見有強調引為傳述的特殊意義（亦非其所「作」），這也就說明《五臺山聖境讚》應是「金臺釋子玄本」收集當時題寫五臺山的詩作而唱述，其中恰好收集到與張氏所述〈清涼山賦并詩〉中的「東臺」與「西臺」二首相同的詩作，其餘各首可能取自相類以「五臺」為主體的同類型創作，進而套上曲調，於是改「詩」為「讚」，供作法會活動演唱之用²⁸。以此相類的現象，杜斗城特將《續清涼傳》所收〈清涼山賦并詩〉列於校錄之後，以作為研究參照²⁹。然《五臺山聖境讚》於不同寫本亦有不同的抄寫面貌，以下即逐卷分析探究之：

（一）S.4504 為長卷軸裝，正面《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背面有紅線界欄，為讚歌與多種應用文書雜抄（如：契約、轉帖、千字文、頌僧文、六波羅蜜問答等），卷首為練字雜寫，換行題寫「孝子信智記」可見後抄寫讚歌辭文，可能有為父母發願祈願之意，首行僅抄「一願三寶恆存立，二願風」，換行再抄完整「十

²³ 〔日〕高田時雄〈丁類《五臺山讚》小注〉，頁 115。

²⁴ 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頁 41-59。

²⁵ 宋·張商英《續清涼傳》第 5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73 年），頁 1129c-1130b。

²⁶ 羅振玉輯《敦煌石室遺書》，收入黃永武編《敦煌叢刊初集》第 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85 年），頁 249-254。據宣統己酉（1909）年誦芬室刊本影印。

²⁷ 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頁 53，錄為「金臺釋子玄本定」。

²⁸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192。

²⁹ 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頁 51-53。

願」讚歌辭文，《敦煌寶藏》著錄為「十願歌」³⁰，此即為 P.3216、P.2483 等卷「阿彌陀讚文」讚歌組的第二段，即排比十願及眼、耳、口、手等「四根」發願及「總願」者，此篇亦可見於 S.1215、P.3115 等卷《佛說續命經》³¹，緊接於經文末強調「誦此經一千遍即得解脫」（解脫娑婆世間諸難）之後，尾題之前，皆可見此篇未必須合於「阿彌陀讚文」讚歌組中，可另外獨自或組讚運用。其後換行書寫：「七月六日午時向東禮拜除罪三萬劫」，可呼應前題寫發願之意。而此除罪宣告辭之下，空一字即緊接題寫「五臺山聖境讚」，換行書寫「金臺釋子」，下以小字註「玄本述」，然後是「讚大聖真容」，下以小字註「七言」，然後開始書寫讚歌辭文，從「金剎（剛）真容化現來」至「寸土能銷萬劫災」，在四行內鋪寫八句，《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註錄為「讚大聖真容七言詩」，顯然是依此標而定，未能顧及前行題寫「五臺聖境讚」之總題名，末尾空一行題有「僧手記」，簡述抄錄因緣，但未說明是否為本卷前題的「信智」。之後空 1 行，書寫「龍興寺乾元靈修，開元永安寺，大乘光明靈圖寺僧」後鋪寫諸多寺名，再書寫「敦煌鄉、莫高鄉、神砂鄉」等諸多鄉名，末為複疊的「阿難」與「菩薩」等語，次行之後即為「行人轉帖」可見為這些寺、鄉名，可能是傳遞此帖之標的，合為傳遞訊息之應用文書與前書讚歌辭文無關。

故可將「十願」與僅抄「讚大聖真容」段的《五臺山聖境讚》聯繫觀察，前有孝子題記顯示抄寫因緣，而兩讚之間題寫時間與「向東禮拜」等語，則是祈願除罪消災的前引語，正好呼應後唱《五臺山聖境讚》末句消除萬劫災的盼望。而唱此讚內容明指五臺山乃是天人共會、凡聖同居，又有五百龍神、十千菩薩等殊勝因緣的清涼地，故「浮生」能踏此地必得消災，這是明確揭示對於五臺山的想望，對應前引「向東禮拜」即如敦煌東望五臺山聖境而拜，產生禮拜行儀與唱讚等身、口行事相應的效果。而從此卷抄錄單獨段落的情形，也可以說明「讚大聖真容」是作為《五臺山聖境讚》首段（序章），如此概括全境的「空間」想望，或許也能成為單獨運用，符應視場合需求與實際條件簡化唱述《五臺山聖境讚》或作發願書寫求消災的首要選擇。至於本卷尚有與此讚歌顛倒方向書寫的契約、千

³⁰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 36 冊，頁 377。

³¹ 佚名譯《佛說續命經》，《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87 年）第 85 冊，第 2889 經，頁 1405。此即依照敦煌 S.1215 所抄內容刊印。

字文，乃至發願文書等，則可說明此卷作為寺院備用雜抄的屬性，可以見到寺院日常面臨的各種行事與人際往來現象，卻也因此保留下透過現世聖地五臺山的空間想望，行禮拜發願、祈福求消災的儀範，而此朝聖地方向（向東）朝拜作為是否具有特殊來源，則待考證。

（二）P.4617 為二紙黏貼單張，卷首題「五臺聖境讚」，卷尾題「大乘淨土讚」後，於其下緊書此讚第一句「一更初，妄想真如不異居」後缺，故推測本卷應是長卷軸的斷張，而此斷張恰好完整呈現《大乘淨土讚》全部的內容，或可能為單獨運用此讚而截斷，但無法驗證，且此卷亦無其他文字，可以說明實際運用的方式。不過此卷是目前可考《五臺山聖境讚》三個寫卷中，內容最為完整者，全篇讚歌辭文之抄寫工整，顯見為七言體讚歌，除最後一段（末章）僅四句，可見每八句為一段（分章），每個段落之前題寫有名稱，除了首章題為「讚大聖真容」（如：S.4504）外，依序為「讚普賢菩薩」、「題五臺」（依次再分為「東臺」、「北臺」、「中臺」、「西臺」、「南臺」）、「金剛窟聖境」、「阿育王瑞塔」、「贊肉身羅睺」、「金剛窟邊念經感應」³²，共計十一個段落（分章）³³，究其聯繫的結構，起始二段分別為總括讚詠五臺山與普賢菩薩，接續五段為分詠「五臺」，再來三段是針對特定聖境進行詠讚，最末以念經感應作結，次第清晰明瞭，故透過此讚確實可清晰明瞭五臺山作為「聖境」的種種條件，心生景仰。

（三）P.4641 為單張紙，僅抄寫《五臺山聖境讚》，首題「五臺山聖境讚」，尾題「五臺山讚一本」，但未寫各章之前的名稱，也就是所有段落（分章）無有區隔，直接聯抄，推測此應是便於攜帶的單抄卷，以簡便、隨時可用為目的，而首尾題名不同，可見兩種名稱可以並用。另值得注意的是 P.4617 可視為最後一段（分章）標題的「金剛窟邊念經感應」，在此作「金剛窟邊念經僧」，且若如其他段落（分章）皆未抄標題，則此句即可能是將讚歌辭文誤作標題，但就破壞了格式，故推測是作為引語，帶領後面為金剛窟邊念經所顯現（感應）的殊勝之事，故依然保留書寫於卷面之上。

³² 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頁 51，註 62 認為「感應」似不文，應如 P.4641 改作「僧」。

³³ 最後一段（末章），在羅振玉、蔣斧輯《敦煌石室遺書》即以「金剛窟邊念經感應」為標題，分作一段落，似以此感應之事作為全篇收束，僅以四句式呈現。

六、《遊五臺讚文》的寫卷樣貌與應用

在 S.6631、P.4597 及 BD.02918 (B.6878、陽 18) 等卷有題名為「遊五臺讚文」的讚歌，未列入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文獻校錄研究》作錄文考訂，高田時雄〈丁類《五臺山讚》小注〉文中提及這現象，並指稱此為杜氏四類外之另一類，可稱為戊類³⁴。然此類題名清晰，且目前可見各本均題「遊五臺」，故與原杜氏乙類，即題有「五臺勝境讚」者，均不拘於「五臺山讚」之名，故皆可直接以題名識別，不必特在「五臺山讚」名目之下立類，但若以其讚詠的屬性來論，自然仍屬於「五臺山讚歌」，不影響其於多方議題與他篇合同或參照論之。目前可見本篇的三個寫本，均屬於讚歌叢抄卷，可作為寺院法事備用，或從其與他篇讚歌聯抄的情形，推知在特定法事行儀中的意義與作用：

(一) S.6631 長卷軸裝，正面抄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即為佛教歌曲叢抄卷，抄寫格式工整，各篇題名另行書寫於讚歌辭文之前，容易辨析，卷首可見首篇為《歸極樂去讚》，其後依序為《蘭若讚》、《四威儀》、《臥輪禪師偈》、《香讚文》、《遊五臺讚文》、《辭父母讚》、《義淨三藏讚》、《唐三藏讚》、《九相觀詩并序》、《和菩薩戒文》、《羅什法師贊》、《詩（證跡本西）》、《維摩五更轉十二時》、《維摩五更轉十二時》等篇，其中《維摩五更轉十二時》未抄竟。其中《遊五臺讚文》篇幅不長，其於本寫卷上最為醒目的特殊面貌，在於和聲的運用與標示，本篇屬於七言詩讚體，但全篇首句拆成複疊的「遊五臺 遊五臺」作為前引，後以小字標示「遊五臺」與「香花供養佛」作為和聲，並兩兩交替出現於讚歌辭文的每句之末，顯然具有傳達觀念併合行儀之義：

遊五臺，遊五臺，國裏何物最唯（為）高（遊五臺），須彌山上最唯高（遊五臺），七寶山裏最能明（香花供養佛）。彌陀佛國甚快樂（遊五臺），舍利佛國最饒人（香花供養佛）。太子六年持苦行（遊五臺），餐松茹柏謹其身（香花供養佛）。六時行念波羅蜜（遊五臺），夜乃轉讀大乘經（香花供養佛）。文殊普賢相對問（遊五臺），八万徒眾競來聽（香花供養佛）。娑訶眾生多五濁（遊五臺），文殊師利下生來（香花供養佛）。努力前頭心決

³⁴ 〔日〕高田時雄〈丁類《五臺山讚》小注〉，頁 113。

定（遊五臺），莫退菩提薩埵身（香花供養佛）³⁵。

由此錄文可知，在此篇的讚頌之中，應可透過不斷出現「遊五臺」這樣的和聲，形成一種強調與類比的作用，使須彌山、七寶山、彌陀佛國、舍利佛國等尊崇空間的形象，以及高、明、快樂、饒人等淨土的訊息，均得以和五臺山呼應，強化其作為現世淨土的特質。於是，落實在當年佛陀修道、五臺山文殊菩薩化現度眾等事，一方面既可強化五臺山為現世積極修行之地，二方面也鼓勵了堅持修道的信念。而且這樣的讚頌思維，亦可推知須彌山與佛國淨土既可類比為五臺山，那麼五臺山同樣也可以類比為普遍存在的寺院，當可作為努力修行，出離五濁、莫退菩提薩埵身的現世淨土。於是，對應另外一個和聲「香花供養佛」，可能具有奉獻香花的行儀，但也意味著以此香花供養所蘊含的意象，淨化（神聖化）所處的環境，以禮敬「清淨莊嚴」之心而隨佛學習。而如此概念與和聲強化的作用，在實際運用上是否有特殊的意義，由於前後緊接的讚歌與 P.4597 近似，故併於下段與 P.4597 共同論述之。

（二）P.4597 長卷軸裝，歌曲叢抄卷，其卷面所收狀況已如前文所述，而關於《遊五臺讚文》抄錄位置等問題，值得關注的是《散華樂讚文》、《般舟梵讚文》、《香湯讚文》等與法事行儀（如：散花、灑淨）相關的讚歌，其後緊接《四威儀讚》，由此以下至《羅什法師贊》、《旅跡本西方利化遊詩》、《唐三藏贊》之間，所收讚歌曲目與排列次序均和 S.6631 幾乎相同的狀況，由於二者有如此雷同的設計考量，很可能應用於相同的法事場合，甚至隱約可以理出運用上的關聯與次第。所以，筆者曾經細究所收讚歌名目、內容與組織關係，推測可能是以《辭父母出家讚文》為出家儀節核心的讚歌群組³⁶。其中兩卷《遊五臺讚文》的位置，均緊接在《辭父母出家讚文》之前，而《辭父母出家讚文》的前半段，乃是透過「問難」的方式演唱讚歌，引導戒子省思捨離俗情之事，以確認出家的意志，所以《遊五臺讚文》位居於此，可作為強調現世淨土（無論是五臺山，抑或是類比於即將出家依止的寺院）是「文殊普賢相對問，八万徒眾競來聽」的殊勝之境，進而以「努力前頭心決定，莫退菩提薩埵身」對出家者給予再次的鼓勵，更於其

³⁵ 此段錄文以 S.6631 為底本，參酌 P.4597 和 BD.02918；『國際敦煌項目 (IDP)』：<http://idp.bl.uk>。

³⁶ 林仁昱〈敦煌「出家」類讚歌抄寫樣貌與應用〉，《政大中文學報》第 36 期，2021 年 12 月，頁 141-184。

後接上《辭父母出家讚文》確認意志的「問難」，可說是從「正」、「反」方面的運思，強化出家者的意念，而此篇「遊五臺」與「香花供養佛」的和聲強化作用，則與《辭父母出家讚文》後半段，轉成搭配剃度儀節進行的讚偈組，包含導師的「開示歌辭」、眾僧與導師的祝福歌辭相呼應。

(三) BD.02918 (B.6878、陽 18) 為長卷軸，首殘尾缺，在《敦煌劫餘錄》僅依照正面歸錄為「四分律比丘戒本」，並註「紙背雜寫各讚」³⁷。正面有界欄，鋪寫或條列各項比丘戒律與犯戒罪等事，並標舉各種「不得」與「應當學」的事項，顯然具有向戒子宣告的意義；背面亦有界欄，卷首為《佛母讚》，首行即見首句「佛母當初聞此語」，但前殘未見讚名，尾題「此是佛母讚一本」，其後接多篇讚歌與法事文書，依序為《遊五臺讚文》、《地藏菩薩十齋日》、《和菩薩戒文》、列舉佛名與未著名稱讚歌（「上來稱揚石（十）念心得」）、《十恩德讚》，然《十恩德讚》僅存至「第六迴乾就濕恩」之「專繫縛怕磨研，不離孩」句，後斷缺。由《佛母讚》到《和菩薩戒文》字跡相同，較工整，可見應是相同的抄寫備用者，從列舉佛名列開始到《十恩德讚》字跡變大而且潦草，溢出界欄，且中間雜插一行「社司轉帖右綵語」字體小，類《和菩薩戒文》前諸讚文書，故應同屬前次抄寫者筆跡，而潦草者為不同抄者基於不同因緣所增抄，但均為利用戒本的背面來叢抄讚歌作為備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遊五臺讚文》、《地藏菩薩十齋日》均有首題，且以「ㄣ」符號併空字若干以與前篇區隔，而後與《和菩薩戒文》間隔 1 行，並為題寫名稱，僅見前引和云辭「深心渴仰」，後未換行即接十戒偈讚辭，故推測此「雜寫各讚」應是基於隨機備用而來，可反應寺院常備的讚歌應用狀況，但無法證明可以搭配運用的關係。然值得注意的是本卷有《佛母讚》、《遊五臺讚文》、《地藏菩薩十齋日》這樣的連接次序，類同於 BD.03925V (B.8347、生 25) 在諸多經籍片段、契約書中雜抄《大乘淨土讚》、《佛母讚》、《地藏菩薩十齋日》的情形，故《遊五臺讚文》如此強調現世淨土殊勝，進而強化決心修行的概念，除了呼應《佛母讚》揭示世間一切恩愛有別離，具有鼓勵（或強化）修行願力之意，其後接《地藏菩薩十齋日》強調念誦特定的佛菩薩名，即可免於墮入惡道之苦，或許也可以形成一種補足概念上的聯繫，既可適應於經常性（甚至是通俗性）

³⁷ 陳垣《敦煌劫餘錄》第 9 帙，頁 408，收入黃永武編《敦煌叢刊初集》第 3、4 冊，頁 965。

的法事觀機設教，亦如 S.6631、P.4597 連接在《辭父母出家讚文》之前，對於僧眾來說，亦具有隨時提示堅定修行意志的作用³⁸。

七、結語

經由本文針對五種「五臺山讚」相關寫本的抄寫樣貌進行分析與考察，可知這五種讚歌雖然都是以讚頌「五臺山」為主要的內容，但是在流傳與應用的意義上，既有所相近，如應用於法事、設教於大眾，且有抄用隨機性等性質，但亦多有所區別，或者說是各有抄寫與應用上的特色。其中，寫本數量最多的「道場屈請暫時間」《五臺山讚》，是唯一大量出現在冊子本，還有單張或與 1-2 篇讚歌作少量聯抄者，顯示其流傳的靈活與隨機性，特別是明白宣請大眾「聽讚五臺山」，更得知其應用上的意義與價值，例如於 Dx.0278 和 BD.06318，分別書寫於經籍寫本的背面或後面空白處，並與辭娘（父母）、安定入山修道及道場修行的讚歌連接，則其作為安定僧眾心理的因素是顯著的；S.5456、S.5573 均與眾多大眾祈福文樣（如：祈請文、社齋文、臨壙文）聯抄，則可見其面對大眾，可運用到印沙佛會、齋會、禮懺，乃至於臨壙法事，均可產生「觀機設教」效果。而「梁漢禪師出世間」、「文殊菩薩五臺山」、「五臺聖境讚」和《遊五臺讚文》等四篇，相較之下的寫本數量，就顯得有限，並且大多出現在叢抄卷中，使這些讚歌的內容雖然有其豐富的示現效果，甚至隱隱有著朝禮五臺山的情節表現，在實際的抄錄與應用條件的考察上，卻難免顯現其限制性。這也就是說，在實際應用上要有更多的考量，必須涉及它們所存在的叢抄集屬性上，特別是有哪些讚歌或文書與它們聯抄？而這樣的聯抄有顯現何種的關聯性？於是，可以探求的指標，就包括整部叢抄卷的組織、相連讚歌的內容旨意、相連讚歌的表現形式，例如《遊五臺讚文》在 S.6631 和 P.4597 都和《辭父母出家讚文》緊連在一起，則以「五臺山象徵「修行道場」對應「辭親出家」的概念，就成為二者聯抄，甚至可能並用的緣由，若在這樣的現象放在這兩個叢抄卷中，發現《辭父母出家讚文》似乎是該

³⁸ 林仁昱《敦煌佛教讚歌寫本之「原生態」與應用研究》，頁 352，指出《佛母讚》與《地藏菩薩十齋日》聯抄的現象，似乎與《地藏菩薩本願經》光目女或婆羅門女為母說法、救拔母親出離惡道之苦的因緣似乎有所聯繫，特別是 BD.03925V 後面還抄有《十恩德讚》，亦與母恩的概念呼應，但尚無更充足的證據來說明這樣的關係，是否具有應用上的關聯。

卷聯繫諸多讚歌，顯示整體適應出家法事行儀的核心，於是《遊五臺讚文》所呈現的種種美好，就似乎成為《辭父母出家讚文》以問難方式確認前的鼓勵。又如多篇《五臺山讚》與讚頌極樂世界的淨土讚歌聯抄，使五臺山作為「現世淨土」的概念得與「彌陀淨土」相類比，甚至還有採用相類似修辭形式的情形，如 P.2483「梁漢禪師出世間」與《寶鳴（鳥）讚》聯抄，不僅具有現世與彌陀淨土的類比，在形式表現上都是採取以「或說」冠於句首，排比淨土殊勝事物的方式。而這個現象除了聯用的可能性，也可能有可以相互取代的屬性，使得叢抄卷上的許多讚歌，都可以成為被揀擇唱述的對象，於是歌頌現世淨土的《五臺山讚》和諸多彌陀淨土讚歌的相互取代性就比較高，甚至《五臺山讚》本身的分章，都有可能只擇取其一進行唱述，如 S.4504《五臺聖境讚》其實只抄錄「讚大聖真容」一章，以此章在合適的場合，代替《五臺聖境讚》的全篇唱誦。此外，有部分《五臺山讚》與宣講文書聯抄，如 S.5487 抄於《悉達太子讚》與《太子五更轉》之間，也顯示其作為「觀機設教」與宣唱太子修道故事的相互可取代性。所以，經由本文的分析與探究，不僅可以明白多種「五臺山讚歌」的寫本樣貌與應用的可能性，也可以得知其實際應用於各種法事行儀、聖跡示現、義理宣說的表現意義。

附表 1：敦煌「五臺山讚歌」分析與應用推測表

「梁漢禪師出世間」五臺山讚				
卷號	寫本類別	本讚寫錄情形	寫本其他文獻或標記	應用推測
S.0370	長卷軸裝 殘卷	本讚首題獨書一行，讚歌辭文書寫工整、斷句清晰，「□臺說法證須臾」句。	首殘，存「阿彌陀讚文」讚歌組第五段以後，接《同會往極樂讚》與本讚。	顯現與淨土法事的關聯性。
P.2483	長卷軸裝 歌曲叢抄卷	本讚前為《往生極樂讚》（即 S.0370 稱為《同會往極樂讚》），後緊接題名五臺山讚文，即「文殊菩薩五臺山」者。	《歸極樂去讚》、《蘭若讚》、不著讚名計七篇、《太子五更轉》、《往生極樂讚》、《五臺山讚文》、《五臺山讚》、《寶鳴讚》、《印沙佛文》、《臨壇文》、《太子五更讚》、《大乘淨土讚》。	有對應社會大眾的備用需求。
P.3645	長卷軸裝	本讚接於《佛母讚》之後，讚首題「五臺山讚文」，其下未換行直接抄寫讚歌辭文。	正面《前漢劉家太子傳》、《季布詩詠》、《佛母讚文》、《金剛經讚文》、《尊者大迦葉詩》、《神贈神龜詩》、不知名詩讚、《請賓頭盧疏》二通；背面《薩埵太子讚》、《大乘淨土讚》、《金剛五禮文》、《佛母讚》、《五臺山讚文》、《無相禮（讚）》、《散花梵文》等。	諸多法事與宣講的備用需求。
「道場屈請暫時間」五臺山讚				
S.1453V	長卷軸裝 （其中一紙背面書寫本讚）	僅書寫本讚開頭二行，至「文殊鎮壓不能（以下未抄）」，該紙前後未聯抄其他文書。	正面《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二通社司轉帖（其一題光啟二年丙午歲，即 886 年唐僖宗年間）及另紙寫本讚，未完。	經卷再利用之習抄（亦可能具有備用性質）。
S.4039	二紙黏成 單張兩面抄	緊接抄於《十空讚》後，正面抄至「五百个毒龍心暫堆佛子」後，換面書「東臺最清高」至「大州□□	《十空讚》（正面首題）	兩讚相接習抄（亦可能具有備用性質）。

		不信有文殊」後未續抄，該紙後半留空。		
S.4429	單張單讚	全張恰完整抄錄此篇《五臺山讚》。	另面為《光讚經》，推測是截斷原本抄經紙，專寫《五臺山讚》。	方便攜帶傳用。
S.5456	冊子本	本讚抄於啟請文樣後，至所存第 11 頁最後三行始抄本讚，延抄至次頁「東望海水如□」，後斷缺。	文樣（啟請文等）。	可於啟請相關法事之演唱，適應大眾需求。
S.5473	冊子本	本讚與《佛母讚》之間有脫頁，僅見「燈，聖燈焰焰向前行」抄至次頁「走到南臺北澤裏，畫出地獄」，後缺頁。	《佛母讚》。	兩讚筆跡相同，應為同一人所抄備用。
S.5487	窄幅長卷軸	本讚接於《悉達太子讚》之後，首尾均未見題名，此卷最末一行恰好抄完此讚。	《悉達太子讚》（正面首題）、「太子五更轉」（僅有第 1 句）、雜寫標記「丙午年二」等。	可能連同太子修道故事宣唱。
S.5573	冊子本 （眾多應用文書叢抄）	第 2 頁首題「五臺山讚」後始抄本讚，抄至第 8 頁第三行結束，無尾題。	雜寫讚名、《十恩德讚》、「亡齋文」、《洪種（鐘）振（震）香（響）覺羣名（迷）詩》、《印沙佛文》、《亡條（齋）文一道並小序》、《社條（齋）文》、《佛堂內開光明文》、《臨壙文》等應用文書，全冊總計 30 頁。	適應世俗法事隨抄應用集冊。
P.3563	單張僅存單篇讚	前殘，未見首題，首行為「聽讚五臺山毒龍」，本卷末尾恰抄竟本讚。	無。	方便流傳與隨時備唱。
P.3843	冊子本	第 6 頁起始抄本讚，僅抄至「新羅王子泛舟來，不思白骨」。	願文。	習寫備用或隨機設教。
P.4560	窄長幅冊子本	第 12 頁第 2 行始抄本讚，僅存至「娑伽羅龍王宮裡坐，小」後	「五更轉」、《孝順樂讚》（P.4647）。	可作大眾法事備用。

		斷脫。		
P.4647	窄長幅冊子本	前斷（可與 P.4560 相接），首行即見本讚「龍護法助風來」延抄至第 6 頁恰好完竟。	八關齋戒條文、《悉達太子踰城念佛讚》。	具特殊攜帶方式與應用考量。
P.4608	二紙黏貼卷	本讚書寫於《十空讚》與《南宗讚》紙背面，存「南劫靈應寺」至「大聖化作老人身」後殘斷。	正面「難巷齋文」、《十空讚》、《南宗讚》；背面《五臺山讚》及雜寫。	齋會所備用。
P.4625	四紙黏貼本讚專卷	首題「五臺山讚」，首段稍殘，恰書寫至卷末。	無。	易於流傳與臨時取用。
P.4645	多片長卷軸殘紙	背面書寫本讚，殘破，有「寶電（殿）行郎（廊）」等殘斷文字。	正面《因緣心論頌》及《因緣心論釋》。	經論再利用卷，推斷是習寫或備用。。
Дx.0278	長卷軸裝	僅存至「西臺還見級抓（給孤）國，佛子，大聖文殊師利菩薩」。	正面《佛說佛名經卷第七》；背面〈樂住山〉、〈長安詞〉、〈好住孃〉及總題「入山讚文」。	相聯諸讚符合安定入山修道的旨意與目標。
Дx.1009	冊子本	第 12 頁首二行題抄寫者名，第三行始抄本讚名與讚歌辭文，延抄至第 14 頁末行，書「聖燈炎炎向前行，照了靈山」後斷缺。	「祈禱文」、「釋門文範」、《佛說續命經》、《佛說八陽神呪經》、變文（觀音靈驗故事）、五臺山讚文。	適用於諸多消災祈願法事或通俗活動。
Дx.2333A	冊子本殘頁	「聖金光（剛），一万」、「峻甚嵯峨，一万」等本讚殘頁	無。	便於攜帶、流傳與應用。
BD.04535V	長卷軸裝	本讚寫於背面。	正面《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九》（〈善生王品第二十一〉至〈長者子流水品第二十五〉）。	經卷再利用寫本讚。
BD.06318	長卷軸裝	本讚寫於《七階佛名	《七階佛名經》、《五臺	相聯諸讚

		經》之後，尚稱完整，後接四篇讚歌。	山讚文》、《辭娘讚文》、《辭道場讚》、《南宗定邪正五更轉》。	符合安定於寺院修道的旨意與目標。
「文殊菩薩五臺山」五臺山讚				
P.2483	長卷軸裝 歌曲叢抄 卷	本讚接於首為「梁漢禪師出世間」之《五臺山讚》後；後面再接《寶鳴讚》、《印沙佛文》等讚歌與應用文書，本讚末尾亦標題名「五臺山讚一本」。	《歸極樂去讚》、《蘭若讚》、不著讚名計七篇、《太子五更轉》、《往生極樂讚》、《五臺山讚文》、《五臺山讚》、《寶鳴讚》、《印沙佛文》、《臨壙文》、《太子五更讚》、《大乘淨土讚》。	有對應社會大眾的備用需求。
P.4597	長卷軸裝 歌曲叢抄 卷	本篇前後緊接均為禮懺文，作為日常簡便備用，其施行的時機與地位，如同本卷所抄錄的其他各類讚歌，具有隨機取用的意義。	《和菩薩戒文》、《西方樂讚文》、《散華樂讚文》、《般舟梵讚文》、《香湯讚文》、《四威儀》、《臥輪禪師偈》、《受吉祥草偈》、《大乘中宗見解要義別行本》、《香讚文》、《花讚文》、《遊五臺讚文》、《辭父母出家讚文》、《義淨三藏贊》、《羅什法師贊》、詩口迹本西方化利游》、《唐三藏贊》、《稠禪師解虎贊》、《發四弘誓願》、《菩薩十無盡戒》、《金剛五禮文》、《五臺山讚文（并序）》、《寅招（朝）禮》、《九想觀詩》、《佛母讚》、《出家讚文》、《菩薩安居解夏自恣法》、《辭道場讚》、《請十方聖賢讚》、《送師讚》、《勸善文》、《入布薩堂說偈文》、《受水說偈文》、《聲	《伯希和劫經錄》著錄為「釋子歌唱讚文集本」，即著眼於本寫卷所收讚歌甚多，屬性包含戒會、出家法事、唱誦祖師（典範）等。

			聞布薩文》、《受香湯說偈文》、《唱行香說偈文》、《受籌說偈文》、《還籌說偈文》、《清淨妙偈文》、《浴籌說偈文》、《清淨妙偈》、《聲聞布薩文》、《法身禮(讚)》、酒帳一節。	
Дx.0778	兩張紙相黏殘卷	首殘尾斷，僅見本讚「明裏(禮)聖佛」至「栖樹居金谷口」間多有殘斷讚歌辭文。	無。	無法判定是單抄此讚或叢抄集之殘片。
《五臺山聖境讚》				
S.4504	長卷軸裝	此讚歌與卷面其他文書契約、千字文，乃至發願文書等，以顛倒方向書寫。前行題寫「五臺聖境讚」之總題名，末尾空一行題有「僧手記」，簡述抄錄因緣。	正面《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背面《十願歌》、應用文書雜抄(如：契約、轉帖、千字文、頌僧文、六波羅蜜問答、發願文、上僕射牒等)，《大聖真容七言詩》、「寺名鄉名菩薩名」、「太子成道經抄」等。	具寺院備用雜抄的屬性，可以見到寺院日常面臨的各種行事與人際往來現象。
P.4617	二紙黏貼單張	卷首題「五臺聖境讚」，每個段落題寫有名稱，如「讚大聖真容」等。	本讚後接《大乘淨土讚》及一行五更轉「一更初，妄想真如不異居」。	內容完整，疑是長卷軸的斷張。
P.4641	單張紙	僅抄寫本讚，首題「五臺山聖境讚」，尾題「五臺山讚一本」各分章段落直接聯抄無分隔。	無。	便於攜帶簡便、隨時可用的單抄卷。
《遊五臺讚文》				
S.6631	長卷軸裝	本讚抄寫於《香讚文》和《辭父母讚》之間，屬於七言詩讚體，但全篇首句拆成複疊的「遊五臺 遊	正面《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佛教歌曲叢抄，依序有《歸極樂去讚》、《蘭若讚》、《四威儀》、《臥輪禪師偈》、《香	讚歌與民歌(五更轉、十二時)叢抄以為合適場

		五臺」前引之，後以小字標示「遊五臺」與「香花供養佛」作為和聲。	讚文》、《遊五臺讚文》、《辭父母讚》、《義淨三藏讚》、《唐三藏讚》、《九相觀詩并序》、《和菩薩戒文》、《羅什法師贊》、《詩（證跡本西）》、《維摩五更轉十二時》、《維摩五更轉十二時》等篇。	合擇選備用。
P.4597	長卷軸裝 歌曲叢抄 卷	本讚的位置，緊接在《辭父母出家讚文》之前，亦可作為導師的「開示歌辭」，而眾僧與導師的祝福歌辭相呼應。	參看「文殊菩薩五臺山」五臺山讚欄。	叢抄以為合適場合擇選備用。
BD.02918	長卷軸裝	本讚有首題，連接《地藏菩薩十齋日》，且以「卍」符號併空字若干以與前篇區隔。	正面「四分律比丘戒本」；背面《遊五臺讚文》、《地藏菩薩十齋日》、《和菩薩戒文》、列舉佛名與未著名稱讚歌（「上來稱揚石（十）念心得」）、《十恩德讚》（僅至第六恩後，斷缺）。	以戒法作規範勸善、以五臺道場作現世淨土之宣唱。

主要參考文獻

- 王重民編 《伯希和劫經錄》，收入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方廣錫、李際寧、黃霞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第3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
- 杜斗城 《敦煌五臺山校錄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林仁昱 《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收入《法藏文庫》第89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3年。
- 《敦煌佛教讚歌寫本之「原生態」與應用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1年。
- 林韻柔 〈移動的聖山：中日五臺山信仰的跨域交流〉，《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1卷第2期（總第22期），2014年12月，頁107-181。
- 陳垣 《敦煌劫餘錄》第9帙，收入黃永武編《敦煌叢刊初集》第3、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羅振玉輯 《敦煌石室遺書》，收入黃永武編《敦煌叢刊初集》第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249-254。
- 高田時雄 〈丁類《五臺山讚》小注〉，《涅瓦河邊談敦煌》，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2年，頁111-122。
- 塚本善隆 《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
- 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